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八回 史公館癡心成好事 山家園雅集慶良辰

按：趙樸齋眼看小王揚鞭出弄，轉身進內見趙洪氏，告知史三公子的來歷。趙洪氏甚是快慰，遂把那請客回話擱起不提。不想接連三日，天氣異常酷熱，並不見史三公子到來。第四日，就是六月三十了，趙樸齋起個絕早，將私下積聚的洋錢，湊成十圓，徑往新街，敲開郭孝婆的門，親手交明，囑其代付。樸齋即時邁返，料定母親、妹子尚未起身，不致露綻。惟大姐阿巧勤於所事，樸齋進門，阿巧正立在客堂中蓬著頭打呵欠。樸齋搭訕道：「早來裏，再困歇哉呀。」阿巧道：「倪是要做生活個。」樸齋道：「阿要我來幫耐做？」阿巧道是調戲，掉頭不理。樸齋倒以為得計。

將近上午，忽有一縷烏雲，起於西北，頃刻間彌滿寰宇，遮住驕陽。電掣雷轟，傾盆下注。約有兩點鐘時，雨停日出。趙二寶新妝纔罷，正自披襟納爽，開閣乘涼。卻見一人走得喘吁吁地，滿頭都是油汗，手持局票，闖入客堂。隨後，樸齋上樓鄭重通報，說是三公子叫的，叫至大橋史公館。二寶亦欣然坐轎而去。

誰知這一個局，直至傍晚，竟不歸家。樸齋疑惑焦躁，竟欲自往相迎。可巧娘姨阿虎和兩個轎班室身回來。樸齋大驚失色，瞪出眼睛，急問：「人哩？」阿虎反覺好笑，轉向趙洪氏說道：「二小姐末勿轉來哉。三公子請俚公館裏歇夏，包俚十個局一日。梳頭家生搭衣裳，教我故歇就拿得去。」

洪氏沒甚言語，樸齋嗔責阿虎道：「耐膽倒大喲，放生仔俚轉來哉？」阿虎道：「二小姐教我轉來個呀。」樸齋道：「難下轉當心點，闖仔窮禍下來，耐做娘姨阿喫得消？」阿虎也沉下臉道：「耐勤發極哩，倪也四百塊洋錢喲呀。阿有啥勿當心個？從小來裏把勢裏，到故歇做娘姨，耐去問聲看，闖啥個窮禍嘍？」樸齋對答不出，默然而退。還是洪氏接嘴道：「耐勤去聽俚，快點收拾好仔去罷。」阿虎直咕嚕到樓上，尋得洋袱，打成兩包，辭洪氏自去了。

樸齋滿心忐忑，終夜無眠。復和母親商議，買許多水蜜桃、鮮荔枝，裝盒盛筐，竇往探望。叫把東洋車，拉過大橋塊，迤邐問到史公館門首，果然是高大洋房，兩旁欄凳上列坐四五個方面大耳、挺胸凸肚的，皆穿烏皮快靴，似乎軍官打扮。樸齋訥訥道達來意。那軍官手執油搭扇，祇顧招風，全然不睬。樸齋鞠躬鶴立，待命良久。忽一個軍官回過頭來喝道：「外頭去等來浪！」樸齋喏喏，退出牆下，對著滿街太陽，逼得面紅吐燥。幸而昨日叫局的那人，牽了匹馬，緩緩而歸。樸齋上前拱手，求他通知小王。那人把樸齋略瞟一眼，竟去不顧。

一會兒，卻有一個十三四歲孩子飛奔出來，一路喊問：「姓趙個來浪陸裏？」樸齋不好接應，悄地望內窺探。那軍官復瞪目喝道：「喊哉呀！」樸齋方喏喏提筐欲行。孩子拉住問道：「耐阿是姓趙？」樸齋連應：「是個。」孩子道：「跟我來。」

樸齋跟定那孩子，窺進頭門，祇見裏面一片二畝廣闊的院子，遍地盡種奇花異卉，上邊正屋是三層樓，兩傍廂房并係平屋。樸齋窺過一條五色鵝卵石路，從廂房廊下穿去，隱約玻璃窗內有許多人，科頭跣足，闊論高談。孩子引樸齋一直兜轉正屋，後面另有一座平屋。小王已在簾下相迎。樸齋慌忙趨見，放下那筐，作一個揖。小王讓樸齋臥房裏坐，並道：「故歇勿曾下樓，寬寬衣喫筒煙，正好。」

孩子送上一鐘便茶。小王令孩子去打聽，道：「下樓仔末撥個信。」孩子應聲出外。小王因說起：「三老爺倒喜歡耐妹子，說耐妹子像是人家人。倘然對景仔，真真是耐個運氣。」樸齋祇是喏喏。小王更約略教導些見面規矩，樸齋都領會了。

適值孩子隔窗叫喚，小王知道三公子必已下樓，教樸齋坐來浪，匆匆跑去；須臾跑來，掀簾招手。樸齋仍提了筐，跟定小王，繞出正屋簾前。小王接取那筐，帶領謁見。三公子踞坐中間炕上，滿面笑容，傍侍兩個禿髮書童。樸齋叫聲「三老爺」，側行而前，叩首打千。三公子頷首而已。小王附近稟說兩句，三公子蹙額向樸齋道：「送啥禮嘍？」樸齋不則一聲。三公子目視小王。小王即撥祇矮腳酒機，放在下首，令樸齋坐下。

俄而，聽得堂後樓梯上一陣小腳聲音，隨見阿虎攙了趙二寶，從容款步，出自屏門。樸齋起身屏氣，不敢正視。二寶叫聲阿哥，問聲無悔，別無他語。阿虎插嘴道：「阿是二小姐蠻好來浪？」樸齋自然忍受。三公子吩咐小王道：「同俚外頭坐歇，喫仔飯了去。」

樸齋聽說，側行而出，仍與小王同至後面臥房。小王囑道：「耐勤客氣，要啥末說。我有事體去。」當喚那孩子在房伏侍。小王重復跑去。

樸齋獨自一個，踱來踱去。壁上掛鐘敲過一點，始見打雜的搬進一大盤酒菜，擺在外間桌上。那孩子請樸齋上坐獨酌。樸齋略一沾脣，推託不飲。孩子殷勤勸酬，樸齋不忍拂意，連舉三杯。小王卻又跑來，不許留量，定要盡壺。自己也篩一杯相陪。樸齋祇得勉力從命。

正欲講話，突然一個禿髮書童喚出小王。小王就和書童偕行，不知甚事。樸齋喫畢飯，洗過臉，等得小王回房，提著空筐，告辭道謝。小王道：「三老爺圍著來浪，二小姐再要說句閑話。」樸齋喏喏，仍跟定小王，繞出正屋簾前。小王令他暫候，傳話進去，隨有書童將簾子卷起鉤住。趙二寶扶著阿虎，立在門限內，說道：「轉去搭無悔說，我要初五轉來喲。局票來末，說是蘇州去哉。」

樸齋也喏喏而出。小王竟送到大門之外，還說：「停兩日來白相。」樸齋坐上東洋車，徑回鼎豐里，把所見情形，細細告訴母親。趙洪氏欣羨之至。

迨初五日，趙樸齋預先往聚豐園，定做精緻點心，再往福利洋行，將外國糖、餅乾、水果各色買些。待至下午，小王頂馬而來，接著兩乘官轎，一乘中轎，齊於門首停下。中轎內走出阿虎，攙了趙二寶，隨史三公子進門。樸齋搶下打個千兒，三公子仍是領首。

及到樓上房裏，三公子即向二寶道：「教耐無悔出來見見。」二寶令阿虎去請。趙洪氏本不願見，然無可辭，特換一副玄色生絲衫裙，胭脂上樓，祇叫得三老爺三字，臉上已漲得通紅。三公子也祇問問年紀、飲食，便了。二寶乃向三公子道：「耐坐歇，我同無悔下頭去。」三公子道：「無啥事體末，早點轉去。」

二寶應「噢」，挈趙洪氏聯步下樓，窺進後面小房間。洪氏始覺身心舒泰，因問二寶：「再要到陸裏去？」二寶道：「轉去呀，原是俚公館裏。」洪氏道：「難去仔，幾日天轉來嘍？」二寶道：「說勿定。初七末山家園齊大人請俚。理要同我一淘去，到俚花園裏白相兩日再說。」洪氏著實叮嚀道：「耐自家要當心哩！俚喲大爺脾氣，要好辰光末，好像好煞，推扳仔一點點，要板面孔個哩！」

二寶見說這話，向外一望，掩上房門，挨在洪氏身旁，切切說話。說這三公子承嗣三房，本生這房雖已娶妻，尚未得子。那兩房兼挑嗣母，商議各娶一妻，異後分爨。三公子恐娶來未必皆賢，故此因循不決。洪氏低聲急問道：「價末阿曾說要討耐嘍？」二寶道：「但說先到屋裏同俚嗣母商量，再要說定仔一個，難末兩個一淘討得去。教我生意勤做哉，等俚三個月。俚舒齊好仔，再到上海。」洪氏快活得嘻嘻嘴合不攏來。二寶又道：「難教阿哥公館裏勤來。停兩日，做仔阿舅墳臺煞個。水果也勤去買。俚喲多花來浪。該應要送俚物事，阿怕我勿曉得？」洪氏聽一句點一點頭，沒得半句回答。二寶再有多少話頭，一時卻想不起。洪氏催道：「一歇哉，俚一千仔來浪，耐上去罷。」

二寶趨起著腳兒，慢慢離了小房間。剛窺至樓梯半中間，從窗格眼張見帳房中樸齋與小王並頭橫在榻上吸煙，再有大姐阿巧緊靠榻前胡亂搭訕。二寶心中生氣，縱步回房。

史三公子等二寶近身，隨手拉他衣襟，悄說道：「轉去哉呀，再有啥事體嘍？」二寶見桌上擺著燒賣、饅頭之類，遂道：「耐也喫點優點心哩。」三公子道：「耐替我代喫仔罷。」二寶祇做沒有聽見，掙脫走開，令阿虎傳命小王打轎。

三公子竟像新女婿樣式，臨行還叫二寶轉稟洪氏，代言辭謝。洪氏怕羞不出，但將買的各色糖、餅乾、水果裝滿筐中，付阿虎隨轎帶去。二寶回顧攢眉。洪氏附耳說道：「放來裏無啥人喫呀，耐拿得去，撥俚啖底下人，阿對？」

二寶不及阻擋，趕出門首，和三公子同時上轎。當下小王前驅，阿虎後殿，一行人滔滔汨汨，望大橋北塊史公館而歸。看門軍官挺立迎候，轎夫抬進院子，停在正屋階前。史三公子、趙二寶下轎登堂，並肩閑坐。

三公子見阿虎提進那筐，問：「是啥嘍？」阿虎笑道：「倒是外國貨，除仔上海無撥個哩。」三公子揭蓋看時，呵呵大笑。二寶手抓一把，揀一粒松子，剝出仁兒，遞過三公子嘴邊，笑道：「耐嘗嘗看，總算倪無悔一點意思。」三公子愜然正容，雙手來接。引得二寶、阿虎都笑。

三公子卻喚禿髮書童，取那十景盆中供的香椽撤去，即換這糖、餅乾、水果，分盛兩盆，高度天然几上。二寶見三公子如此志誠，感激非常，無須贅筆。

過了一日，正逢七夕佳期，史三公子絕早吩咐小王，預備一切應用物件。趙二寶盛妝艷服，分外風流。待至十點鐘時，接得催請條子，三公子、二寶仍於堂前上轎，僅帶小王、阿虎同行，經大馬路，過泥城橋，抵山家園齊公館大門首。門上人稟請稅駕花園；又穿過一條街，即到花園正門。門楣橫額刻著「一笠園」三個篆字。

園丁請進轎子，直抬至風儀水閣纔停。高亞白、尹癡駕迎於廊下。史天然、趙二寶歷階而升，就於水閣中少坐。接著，蘇冠香、姚文君、林翠芬皆上前廝喚，史天然怪問何早。蘇冠香道：「倪三個人來仔兩日哉呀。」尹癡駕道：「韻叟是個風流廣大教主，前兩日為仔亞白、文君兩家頭，請俚啖喫合盞杯。今朝末專誠請閣下同貴相好做個乞巧會。」

談次，齊韻叟從閣右翩翩翔步而出。史天然口稱年伯，揖見問安。齊韻叟謙遜兩句，顧見趙二寶，問：「阿是貴相好？」史天然應：是。趙二寶也叫聲：「齊大人。」齊韻叟帶笑近前，攜了趙二寶的手，上上下下，打量一遍，轉向高亞白、尹癡駕點點頭道：「果然是好人家風范。」趙二寶見齊韻叟年逾耳順，花白鬚鬚，一片天真，十分懇摯，不覺樂於親近起來。於是大家坐定，隨意閑談。趙二寶終未稔熟，不甚酬對。齊韻叟教蘇冠香領趙二寶去各處白相，姚文君、林翠芬亦自高興。

四人結隊成群，就近從閣左下階。階下萬竿修竹，綠蔭森森，僅有一線羊腸曲徑。竹窮徑轉，便得一溪，隱隱見隔溪樹影中，金碧樓臺，參差高下，祇可望而不可即。

四人沿著溪岸，穿入月牙式的十二回廊。廊之兩頭，並嵌著草書石刻，其文曰「橫波檻」。過了這廊，則珠簾畫棟，碧瓦文疏，聳翠凌雲，流丹映日。不過上下三十二檻，而游於其中者，一若對溜連甍，千門萬戶，悵悵乎不知所之：故名之曰「大觀樓」。樓前峭巖巖，奇峰突起，是為「蜿蜒嶺」。嶺上有八角亭，是為「天心亭」。自堂距嶺，新蓋一座棕櫚涼棚，以補其隙。棚下排列茉莉花三百餘盆，宛然是「香雪海」。

四人各摘半開花蕊，簪於髻端。忽聞高處有人聲喚，仰面看時，卻係蘇冠香的大姐，叫做小青，手執一枝荷花，獨立亭中，笑而招手。蘇冠香喊他下來。小青渺若罔聞，招手不止。姚文君如何耐得？飛身而上，直造其巔。不知為了甚麼，張著兩手，招得更急。林翠芬道：「倪也去看哩。」說著，縱步撩衣，願為先導。蘇冠香祇得挈趙二室從其後，遵循樓道，且止且行，嬌喘微微，不勝困憊。

原來一笠園之名，蓋為一笠湖而起。其形象天之圓，故曰「笠」。約廣十餘畝，故曰「湖」。這一笠湖居於園中央，西南當風儀水閣之背，西北當蜿蜒嶺之陽。從蜿蜒嶺俯覽全國，無不可見。

蘇冠香、趙二寶既至天心亭，遙望一笠湖東南角釣魚磯畔，有一簇紅妝翠袖，攢聚成圍。大姐、娘姨，絡繹奔赴，問小青：「啥事體？」小青道：「是個娘姨採仔一朵荷花，看見個罾，隨手就扳，剛剛扳著蠻蠻大個金鯉魚，難末大家來浪看。」蘇冠香道：「我道仔看啥個好物事，倒走得腳末痛煞。」趙二寶亦道：「我著個平底鞋，再要跌哩。」

姚文君還嫌道不仔細，定欲親往一觀，趁問答時，早又一溜煙趕了去。林翠芬欲步後塵，那裏還追得及。三人再坐一會，方慢慢下蜿蜒嶺。林翠芬道：「我要去換衣裳。」就於大觀樓前分路自去。

蘇冠香見大觀樓窗寮四敞，簾幕低垂。四五個管家，七手八腳，調排桌椅，因問道：「阿是該搭喫酒？」管家道：「該搭是夜頭，故歇便飯就來裏風儀水閣裏喫哉。」

蘇冠香無語，挈趙二寶仍由原路，回回風儀水閣來。祇見水閣中衣裳環珮，香風四流。又來了華鐵眉、葛仲英、陶雲甫、朱藹人四客，連孫素蘭、吳雪香、覃麗娟、林素芬皆已在座。惟姚文君脫去外罩衣服，單穿一件小袖官紗衫，靠在臨湖窗檻上，把一把蒲葵扇不住的搖。蘇冠香問道：「耐跑得去阿曾看見？」文君說不出話，努了努嘴。冠香回頭去看，一祇中號荷花缸放在冰桶架上，內盛著金鯉魚，真有一尺多長。趙二寶也略瞟一眼。文君搶出指手劃腳說道：「再要捉俚一條，姘子對末好哉！」冠香笑道：「故末請耐去捉哉啲。」大家不禁一笑。

第三十八回終。